

石
原
皋

閑話胡適

劉海粟題





石
原
皋

安徽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刘海粟
责任编辑：梁鸿猷
封面设计：晓 卢

闲 话 胡 适

石 原 皋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印数：8000 字数：159,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02·60 定价：1.35元



作者在写作中

《闲话胡适》序

刘 海 粟

史料很重要，没有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史料要人来处理，史学家如果缺少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没有惊人的胆识，面对珍贵史料，也难点铁成金，沾溉后世，甚至由于运用不当，导致出错误的结论。近几百年来，史家的视野比唐宋以前的专家辽阔，“五四”前后，野史、笔记、文牍、档案、家传、墓碑、家谱等等，都是他们搜集的对象，这对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来讲，无疑是有帮助的。

我非史学家，由于姑父屠敬山先生治史，幼年耳濡目染，喜欢翻翻史籍，既可以增加知识，汲取精神力量，又可获得作画的启示和艺术享受，可谓得益良多。最近在《艺谭》上陆续读到了《闲话胡适》一文，观点正确，叙说朴实简炼，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胡适的风貌。它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并非偶然。胡适的亲友健在者无多，能写出这本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科学家，关于他，我也希望有人另写一篇闲话，附在此书之后。

读了《闲话胡适》，还有几点感想：

第一，当前有一批老同志离休，其中的很多人，都有着波澜壮阔的阅历，可以写出精彩的回忆录；有的同志限于体力和文化程度，也可以配备专责助手，但不必专职，大学文科的学生，业余作者，口述者的子女亲友，凡愿动笔的人，都是理想的候选人，大家组成一支队伍，抢救史料。对于有经验的老科学家、老艺术家，除去写出史料，还应当翔实地记下他们从事业务活动的经验、见闻和感想，为后代留下精神财富。助手们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

第二，已经谢世的历史人物，还有不少亲友健在人间，后者对前者的了解不一定很全面，一鳞半爪，同样值得珍视。老人的时间很宝贵，从事这项工作，应当争分夺秒。

第三，史料的征集，不能局限于著名的人物，有些人终身默默无闻，但在品德上、学识上、技术上，有突出的东西，值得告诉后代的，都要加以记录。地方名医，名教师，名演员，能工巧匠，凡是对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起过积极作用的人，就值得我们纪念。历史并不是少数人运动群众的结果，尊重了普通人，我们的历史宝库便会更加丰富。

一滴水珠可以包含大海的全部成分，一片树叶也可以看出大片森林的枯荣。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很多优秀人物值得大书特书。早在一九三五年，

鲁迅便说过：“我正在预备写一部大的东西，从辛亥革命写起，这件东西如果我不写它，恐怕再没有别人去写了。”疾病使鲁迅的大东西没有吐出来，令人遗憾。“再没有别人去写”的东西，今天一定也还有不少，希望都能变成文字，公之于世！

胡适的思想很复杂，全面正确评定他的功过，还要学术界进一步努力。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过贡献，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作过整理，限于哲学观点，今天看他的东西，难免仍有非议。他的政治活动又损害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他的英文很好，却没有译出一本可以传诵千古的英国文学杰作。在晚年，他本来具备把学问做得更扎实深厚的功力，却当了“过河卒子”，成了给腐朽势力殉葬的悲剧人物。他的藏书和朋友往来的书信大都留在北京，未必没有乡土之情，如果他生前能绕道归来，祖国会欢迎他的，但这一切都已无法追赎，作为老友，我感到惋惜。在朋友和后辈们的心中，他也没有完全死去，没有一个人否认他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关于他，我还想写点东西，就不在这里开无轨电车了。

目 录

《闲话胡适》序·····	刘海粟 1
一 胡适的父亲·····	1
二 胡适的母亲·····	10
三 胡适的童少年·····	17
四 胡适留学时期·····	29
五 胡适是什么样的学者? ·····	37
六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	45
七 胡适的子女及其他·····	52
八 胡适的三朋四友·····	60
九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	92
十 胡适的藏书和书斋·····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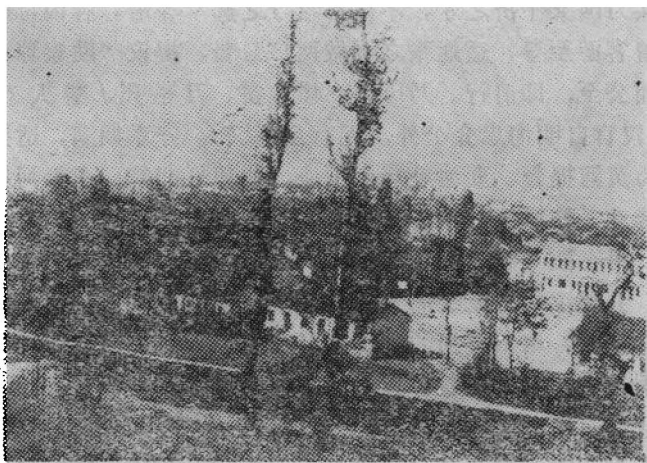
一一	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3
一二	胡适是胡培翠的子孙吗？	106
一三	《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何只有上卷？	109
一四	胡适为什么要做《水经注》的	
	研究工作？	112
一五	章太炎谈胡适	115
一六	胡适心目中的学生运动	118
一七	胡适与 CC 派的关系	122
一八	胡适在什么样情况下才营救我的？	125
一九	胡适创办《努力周报》	129
二十	胡适办《现代评论》	136
二一	胡适办《独立评论》	140

二二	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	143
二三	胡适与商务印书馆·····	146
二四	胡适与新诗·····	151
二五	胡适敬重朋友和讲礼貌·····	154
二六	胡适爱惜人才·····	158
二七	胡适做四十“大寿”·····	160
二八	我在胡适家过生日和节日·····	162
二九	我在胡适家中见到小凤仙·····	165
三十	胡适的管家婆——杨妈·····	168
三一	胡适肯帮助人吗？·····	170
三二	胡适不再打倒孔家店了·····	172
三三	胡适在中、小学教育上二三事·····	174

三四	胡适对续修绩溪县志的一些意见·····	181
三五	胡适反对倪嗣冲的爪牙·····	184
三六	胡适对二哥无可奈何·····	186
三七	胡适的故居·····	188
三八	胡适的祖塋·····	190
三九	胡适相信中医药·····	192
四十	胡适在美国最后十年·····	195
附录一	铁花公遗嘱·····	203
附录二	铁花胡公家传·····	205
后记	·····	208

一 胡适的父亲

胡适的父亲讳传，字守三，一字铁花，号钝夫，行名祥蛟，乡里的人都称他为“珊先生”，或铁花公。安徽绩溪县上庄人。上庄是绩溪最大的村庄之一，聚族而居，有七百余年的历史，号称千灶万丁，其实最盛的时期，也只有四、五千人口。“竹竿峰前，山紫水聚，杨林桥畔，棋布星罗”，是清人刘汝骥赞上庄之词。胡适于一九四六年也曾抄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



今日上庄一角

《桂源铺》绝句，书写一幅屏联，赠给族人胡文郁，联曰：“万山不许一溪奔，攲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上庄的村景，恰似这般胜境。铁花公的父亲叫做奎熙公（世恩），有子五人，铁花公居长。自少淳朴，不喜甘饴，更不爱穿红绿色的衣服。他的伯父星五公很惊异，说：

“是儿夙慧，必大吾家”。及长，刚直不阿，遇事敢为，乡人敬畏之。弱冠入郡庠（秀才），旋以优等“食饩”，但此后屡试不售，同治庚午岁贡候选儒学训导。在家耕读，课徒自给。家居时，倡建宗祠，亲自上山伐木采料，任劳怨者十一年。光绪壬午，铁花公以食指渐繁，硖田所入，时虞不给。乃襁被作京师之游。

那时，我的外祖父胡宜铎的哥哥胡宝铎任兵部主事。他与我的外祖父兄弟交谊最笃。宝铎公介绍给吴县吴大澂，当时，吴驻防吉林宁古塔，一见奇之，曰：“绝塞数千里无人烟，子孤身何以游。宜留我营图之”。不久，吴大澂专折特保，有“有体有用，实为国家干济之才，不仅备牧令之选”等语。后因母逝而归。曾客游至粤，适逢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提议“勘察琼州黎峒，闻公至，即请行。乃历儋、崖、雷、万等州，黎人欢迎曰：‘汉官自明海忠介公外，无有至者’”。守孝期满，适吴大澂调为黄河提督，要他赴郑州工地。他精打细算，亲上河堤，参加劳动，栉风沐雨，终日不息。一方面想从实践中取得一些经验，另一面又起着监工的效果，按劳付酬，发挥了民工的积极性；并建议用竹笼装满石块，下沉河底，免得被黄河的激流冲走。结果，堵治黄河的经费，只花了原来预算的一半，吴大澂很器重他。大工合拢，以异常出力奏保，累拜知州、知府。庚寅赴部，签分江苏；邵友濂为台湾巡抚，奏调赴台。最后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领台东镇海后山军务，莅任三年，军民大治。甲午中日战争起，“议割台，诏臣工内渡，有越人刘永福

者以台地自立，要公相助，会病作，不果。既首途遂卒厦门，时年五十有四”。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他成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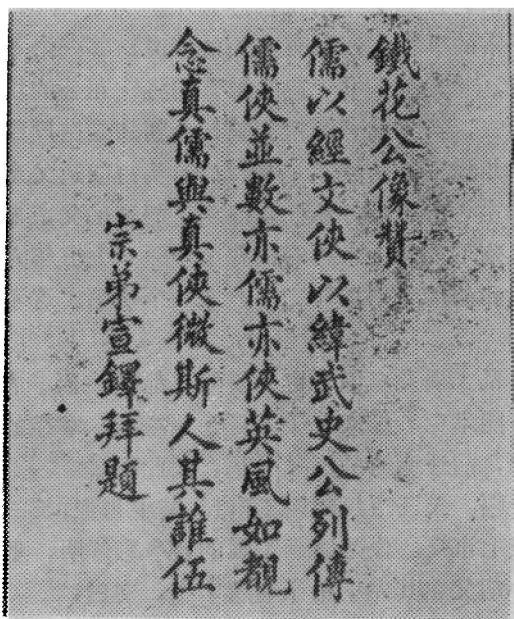


铁花公画像

现在，我要说的是胡适的父亲死的问题。这是个百年未解之谜，即：他究竟是病死于厦门，还是血洒战场，壮烈牺牲呢？这个谜直到今天才得到解决。铁花公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先是铁花公只身赴台，次年胡适的母亲率领儿子们赴台湾。同行的人有我的外祖父胡宣铎公，胡朗山先生，

及胡父的书童胡景全等人。宣铎公为“西席”，教他的儿子们读书。朗山为幕友。景全年轻体壮，善奔驰，在官邸伺候他的茶烟，外出携一管旱烟袋，跟着马夫，步趋于他的左右，照顾他的生活。自从甲午战争爆发，台湾就不平安了，后来战败，议割台湾。刘永福是抗法的名将，不愿丢失寸土，欲守台以自立。铁花公是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下了决心，帮助刘永福，誓与敌周旋。战报频传，一夕数惊，铁花公终日奔驰，鞍不离马，马不离人，书童胡景全更疲惫不堪。事情越来越紧急，到了最后关头，他下定决心，遣眷属及宣铎、朗山、景全等先归内地，独与次子绍之居守。胡母迫于形势，不得不挈子别夫，凄楚离台。胡母等跨海归来，平安回乡。书童对胡适的姨母（她是上庄村胡洪若的妻子，与胡适的继母曹氏是亲姐妹）说：“小姨，珊先生不能回来了！”她反问说：“你说什么？为什么不能回来？”他又说：“我最近每次跟着他出去，总是觉得胆战心惊，坐马的嘶鸣声，非常凄惨，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日本人的炮火很厉害，我们只有刀枪和土硝土炮。战必败，败必死，这是珊先生的个性，毫无疑问的。”姨母相信他的说法，村人也都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因为铁花公的刚强不屈，见义勇为，素为村人所深知。不久，病死的消息传来，村人都认为景全的话可信了。为什么说病死，而不说被杀呢？如若说他抗敌殉难，那末，他是违抗清朝的命令而擅自抗日的，不但讨不着封赠，反而有罪，借口病死，免了许多麻烦。这样一来，又引起另外一场风波。据封建社会的祠规，凡是凶死的人，牌位不能入宗祠，名字不能上族谱。这是最重要的家法，没有哪一个人敢不遵守的。绍之扶柩安全到达上庄。村中人议论纷纷，有的提出不能入祠堂、不能上族谱的问题，虽然领头的人是少数，但附和的人却很多。族中长老，对这件事，左右为难，无

法处理。这个时候，绍之挺身而出，与人赌头。他大声说：“开棺来验，如无头，即杀我的头；如有头，即杀与我赌头的人的头！”除绍之本人外，村中没有哪一个人确实知道胡公是病死或被杀头的。没有哪一个人敢出来赌头。如是，则丧礼得以进行，牌位入了宗祠，名字登上族谱。事后，胡适的姨母问绍之：“大姨夫是不是善终？”绍之不答。姨母也是聪明的人，知道绍之苦衷，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可是上庄全村及其岭北乡的人们，一直是众说纷纭，一说是金头，一说是铜头，一说是木头。总之，大家认为被杀头是可信的。我对这个谜，始终得



铁花公像赞

不到解决。根据我外祖父作的《铁花公像赞》（胡氏宗谱登载），赞曰：“儒以经文，侠以纬武。史公列传，儒侠并数。亦儒亦侠，英风如睹。念真儒与真侠，微斯人其谁伍！”将他与荆轲、聂政等古之侠客相媲美来看，也怀疑老友是抛了头颅的。绍之坚持病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可以入宗祠；二、安慰胡母，免增痛苦。后来胡母逝世，事过境迁，可能绍之向家人说过实情，否则，为什么江冬秀有一次曾向我的大侄说过，她的公公军中被杀头呢？然而《传记》和《先母行述》以及《胡适的自传》的文章仍在，都说是病死。只凭他人传说，又不足以取信。直到十年内乱，谜儿才解开。这时，抄家挖坟，乃是平常的事情。何况有金头的传说，哪一个不想破棺取宝呢？于是，“文革”中“造反派”们将铁花公的坟墓掘开，棺材盖儿撬去，当年没有开棺相验，今朝却是抛尸露骨。遍寻棺中，压根儿找不着头颅骨，哪有金头？！胡适父亲“死谜”的真相，这才大白于世，从此才证实了胡适的父亲确是爱国的，是抗日殉难的志士。再看铁花公于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所立的遗嘱和胡用“殉难”二字，来一个伏笔。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十年内乱，祸及全国，穷乡僻壤，都受波及。胡适的故居，当然不能幸免。经家人千方百计地隐藏，幸存的有：胡父的小照一幅，胡适亲写的屏条一幅，仅此而已。

小照全幅，长三市尺，阔二市尺，其中肖像，长一点二五市尺，阔零点七市尺。像是请画工画的，色彩鲜明，坐在凳上，手持一册。胡父在其左下角亲笔题了字，文曰：

嗟我才短拙，动与世龃龉。知由学术寡，自名曰钝夫。或言名固当，犹未谂其余。举世高脱略，所病